

从《红楼梦》的成书看明治文人的容受性

船越达志
周国强/译

See the tolerance of the Meiji literati from the book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unakoshi Satoshi

Zhou Guoqiang /Translat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completio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scholars'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during Meiji period, through analyzing some chapters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translated by a modern Japanese writer Shimazaki Tousong.

Keywords: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 Shimazaki Tousong; “A Treasured Mirror”

岛崎藤村所译《红楼梦》第12回的一部分，在明治文人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反映出在尚未有全译本的时代，明治文人对《红楼梦》的认可。这段简短独立的章节，是书中比较易于读者接受和理解的部分。本稿力图尝试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揭示第12回的写作背景。

1. 关于明治时代岛崎藤村的翻译

1-1. 藤村的翻译

明治25年6月，岛崎藤村翻译了清

代小说《红楼梦》第12回的部分内容，署名“无名氏”，以“《红楼梦之一节——风月宝鉴》”（收入《藤村全集》第16卷，萨摩书房，1967年）为题发表在《女学杂志》第321号上。藤村在译文前言中如此写道：

此一节借因痴情病亡的贾瑞之身世，讲述他终不得悟到“色即是空”的禅机之事。贾瑞本为一介愚夫，受邪僻恶妇凤姐戏弄而不自知，终至痴死。凤姐王熙凤，身为妇人却阴险刁钻，深谙贾瑞愚痴，对其非分之举非但不加斥责，反而欲擒故纵。以邪言挑弄其情欲，作媚态迷惑其心窍，终致其殒命，

贾瑞因此成为了“风月宝鉴”一节中的重要角色。……

某男贾瑞，对人妻王熙凤（凤姐）心存非分之想，却屡屡遭其捉弄，竟含恨病故。贾瑞之死绝非寻常。在他为情所困，病入膏肓之际，获跛足道士所赠宝镜“风月宝鉴”。道士嘱咐，观其反面，病愈可期，但万不可窥其正面。贾瑞视宝镜反面，映现骷髅一颗，覩正面，则见挚爱如王熙凤者笑面相迎，呼其入镜，贾瑞遂应邀赴镜中与凤姐欢聚。此宝镜，正视喜见凤姐唤，反观惊显骷髅现。如此五次三番，颠来倒去之中贾瑞病卒。此一节的叙述描写，虚幻犹如脱离现实之鬼谈。

1-2. 藤村的翻译，北村透谷的《宿魂镜》，岛崎藤村的《春》

藤村翻译的这段奇文，对北村透谷影响极大。催生出了他以日本为舞台的小说《宿魂镜》（《国民之友》第178号，明治26年1月）。（笛渊友一“关于透谷的《宿魂镜》”）（参照《文学》23-5，1955年）。《宿魂镜》的主人公名叫山名芳三，得到了与情人户泽弓子诀别时所馈古镜。每当他执镜端详时，镜中会交相映现出怪物与弓子的形象，遂致山名芳三死于精神错乱。而人在天涯的情人弓子也在同时香消玉殒。与《红楼梦》不同，《宿魂镜》男女主人公为相亲相爱的情侣关系。有人指出，透谷的这篇《宿魂镜》更深深地影响到了岛崎藤村《春》的创作（明治41年4月开始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朴承柱论岛崎藤村《春》中“怀剑”的象征性）（参照《语言与文化》3，2002年）《春》中有主人公岸本舍吉

得到“西京”（峰子）所赠“怀剑”的情节，这样写大概是受到了《宿魂镜》中“古镜”的影响。朴承柱将这把“怀剑”视为精神恋爱的象征。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红楼梦》中的宝镜“风月宝鉴”，自明治时代跨海传至日本后，从宝镜“风月宝鉴”→古镜→怀剑的衍变过程中，在明治文人之间广为流传。这让我们注意到在没有全译本的时代，《红楼梦》是以这种方式影响到日本文学的。原著中作为象征“邪淫妄动”之戒的宝镜“风月宝鉴”，从《红楼梦》原作→藤村译文→《宿魂镜》→《春》中，事物在不断的转换之间，渐变为“精神恋爱的象征”，这一变化过程很有趣。

2. “风月宝鉴”问题

2-1. 问题颇多的一节

对明治的文人们—岛崎藤村和北村透谷—产生了不少影响的“风月宝鉴一节”，其实在“红学”（《红楼梦》研究）中留有很多疑问，其中有些问题颇为惹人瞩目。

首先是关于文章“风格”的问题。通读曹雪芹所著部分的全八十回，会发现此一节所写的主要场景与全书优雅的故事情节相悖，粗俗的表现很多，很难令人相信如此风格迥异的写法会出自于同一作者之手。藤村一文中并未将这些情节悉数译出，其中包括贾瑞被人泼了一身排泄物的场面，还有些颇为露骨的性描写。有语言学家指出，原著作者使用了特异词汇（太田辰夫“《红楼梦》新探——论语言·作者·成立—I、II——”）（参照《神户外大论丛16-

3·4, 1969年)）。另外此一节前后孤立，单独成篇。贾瑞这个人物在《红楼梦》中根本算不上是个主人公，仅在本章回中登过场，而宝镜“风月宝鉴”之说也再未见于其他章节。而令人瞩目的“风月宝鉴”上所书四字，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解读《红楼梦》的关键词。

《红楼梦》的古抄本总称《脂砚斋评》。书中多有评注间杂，被认为是作者曹雪芹的亲友所为。评注中录有不少作者的轶闻秘话，读者从中可一窥作品的创作过程，很是有趣。其中有这样的评注：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甲戌本‘第一回眉批’”）

也就是说，作者曹雪芹曾写过一部书，名为《风月宝鉴》（此处所谓《风月宝鉴》是指书而非言镜。以下为了方便，专指书时用书名号《》以示区别）。毋庸置疑，这成为了了解《红楼梦》过程的重要线索。

2-2. 《风月宝鉴》的定位

关于曹雪芹旧稿《风月宝鉴》，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首先就是，作为宝镜的“风月宝鉴”之所以出现在藤村译文之中，是因为《红楼梦》本来是以《风月宝鉴》里的部分内容为基础写成的。其次，从《风月宝鉴（贪色之镜）》的书名推测，该书内容为告诫男女勿要沉溺于情欲，是一部以“戒淫”为主题的作品。其叙事描写犹如《金瓶梅》，大可谓淫猥。现行版《红楼梦》中涉及男女情欲的描写及场面，多取自《风月宝鉴》中的部分章节。

关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以及

如何为其定位的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其议论，窃以为大致可分为两派学说。其一，《风月宝鉴》为现行版《红楼梦》之草稿说；其二，将《风月宝鉴》与《红楼梦》定性为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只是《风月宝鉴》的部分内容被嵌入进了现行版的《红楼梦》之中。前者所持观点认为，旧稿经改订后成了现行版，即所谓的“一稿多改”。后者则认为，现行版《红楼梦》是其雏形稿与另一部小说《风月宝鉴》两书整合而成，即“两书合成”说。

3. 一稿多改还是两书合成

那么，两派之说中哪种更为合理呢？先说结论，笔者认为，《风月宝鉴》与原来的《红楼梦》为全然不同的两本书。《风月宝鉴》的部分内容被植入到了后来完成的《红楼梦》中。也就是说“合成”说较为合理。笔者在前几年公开出版的拙作《〈红楼梦〉成书之研究》(汲古书院，2005年)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特别是在拙作第2章中做了详述）。笔者支持这种观点有几条理由，因篇幅局限，在此仅做简单说明如下。

关于人物形象问题。主人公贾宝玉虽总说“男人是泥做的身体”（第2回），流露出对男性的蔑视态度。但他对秦钟言行，却显得异常亲昵（第7回～第16回）。

宝玉一眼便看出了秦钟的人品，心中不禁感到怅然若失。……“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第7回）更有甚者，书中两

人虽同为男性，却有疑似发生过性关系的描述（第15回）。总之，宝玉是个被割裂的形象，而王熙凤同样也可以看作是个被割裂的形象。丈夫贾琏私娶尤二姐之事败露后，王熙凤暗设毒计，终逼死尤二姐（第63回～第70回）。其时，王熙凤欲除掉知其秘密的张华，遂命仆人行事如下：

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他，或说他作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第69回）

此处的描写，让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恶妇形象跃然纸上。然而在第71回中，出现了受到婆婆邢夫人欺侮后的王熙凤形象。凤姐由不得越想越气越愧，不觉的灰心转悲，滚下泪来。因赌气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觉。

此处写出了一个生活在豪门深院、囿于婆媳矛盾之中楚楚可怜的小媳妇形象。对比上一段的恶妇形象，其变化之大，令人颇感突兀。实际上，在书中第7回～第16回（秦钟和姐姐秦可卿为主的章节）以及第63回～第70回（尤二姐、尤三姐姊妹为主的章节）的内容里，都涵盖了“戒淫”等主题。这些情节均取自《风月宝鉴》的部分章节，已成学界通说。所以两人被割裂形象中的另一侧面，皆来自《风月宝鉴》中的部分内容。因此，贾宝玉和王熙凤在《风月宝鉴》中的形象与其他部分的形象多有不符之处。如果《红楼梦》中有意要保留其雏形旧稿《风月宝鉴》部分情节的话（“一稿多改”），作者自然会考虑到出场人物前后形象的统一问题。但是考虑到在《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中，作者是将完全不同的小说《风月宝鉴》里的部分故事情节嵌入

了《红楼梦》（雏形稿）之中，这样想就不难解开（“合成”说）所带来的困惑。

为了进一步阐述笔者支持“合成”说的理由，谨做如下议论。

4. 秦可卿之死和贾瑞之死

如前述，“秦钟和姐姐秦可卿为主的章节”、“尤二姐、尤三姐姊妹为主的章节”等那些可推定为源自小说《风月宝鉴》的部分，在现行版《红楼梦》中有几处留痕。但宝镜“风月宝鉴”，实际上只是在本文开篇中提到藤村所译部分章节（以下简称“贾瑞一节”）里出现过。而此一节文章的风格明显逊于其他，这在前文已做过论述。其理由为何？难道这一章节果真是以小说《风月宝鉴》为蓝本写成的吗？借此机会，我想对这一章节与小说《风月宝鉴》的相关问题再做深入考察。

4-1. 秦可卿之死—原型与改变

“贾瑞一节”的次回第13回中描述了秦可卿之死为暴病而亡。但原本秦可卿并非病故。《脂砚斋评》中是这样写的：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故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靖藏本”第13回回前总批）

由此评得知，原来本回目使用的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文句，是作者以家庭身世为题材写成（史笔）。评者命雪芹删去天香楼一段中的四、五页

(其中似乎包括了“遗簪”、“更衣”等场景)。现在学界根据种种痕迹线索,推断出秦可卿之死(天香楼一节)的原始内容大致如此:秦可卿与公公贾珍之间所行男女苟且之事被丫鬟知晓,羞愧难当的秦可卿遂在天香楼投缳自尽。故事内容很可能取材于曹雪芹身边发生的事例,评者命其删除此段的理由也似乎出自于忌惮之情。

秦可卿之死,原为《风月宝鉴》中的情节,后来被嵌入《红楼梦》中。儿媳与公公之间的男女关系导致儿媳自缢而死,这样的故事展开,也正暗合了劝人“戒淫”的意图。如前评所示,秦可卿的形象在现实中是有原型可循的。以作者为宝玉化身的话,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对秦可卿这个人物似乎抱有一丝淡淡的眷恋之情。如此看来,在原来的章节中,作者是想要通过对这些重要场面的描写,表达对人物原型女性的哀悼之意、对“纵欲乱伦”的憎恶之情,这大概就是小说《风月宝鉴》的创作动机也未可知。

4-2. 新设贾瑞一节

贾瑞一节在植入《红楼梦》时,因评者施压,令作者不得不删去其中部分内容。因此作者只好使用极其隐晦的暗示手法进行创作,但仍难以完整地表达出作者对纵欲乱伦行为的憎恶(警告),于是作为补充,“贾瑞一节”得以横空出世。

作者为达到其所明示过的“戒淫”目的,通过贾瑞的所作所为,展示了违反纲常伦理的情欲,让贾瑞付出了死的代价。这与原来设定的秦可卿之死一节如出一辙。

可能是为了间接地向读者展示秦可

卿之死所带来的警示(戒淫),“贾瑞一节”被安排在秦可卿临死之前出现。另外因其总体写作意图与小说《风月宝鉴》相同,所以此节中也出现了《风月宝鉴》名称的主体“镜子”。本来《风月宝鉴》的“宝鉴”指的并不是日常用品里所说的“镜子”,而是与明代冯梦龙的《情天宝鉴》同样,应是为了规范读者尊礼守法而用作“书名”的词汇。如此,就不难理解书中因何没有出现作为宝镜使用的“风月宝鉴”。“宝鉴”实际上有规范读者行为的意思,即“切切不可成为小说中登场的这些反面人物那样”。“贾瑞一节”中,道士忠告贾瑞说“宝镜‘风月宝鉴’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小说《风月宝鉴》的字面意思起到了比喻的作用。即宝镜“风月宝鉴”比喻的是小说《风月宝鉴》。道士所教镜子的使用方法,暗示出了小说《风月宝鉴》书名的文字含义。用小说名做比喻,意在揭示小说丰富的内涵。

新增设的“贾瑞一节”,剔除了对秦可卿的哀悼之意。只将书写重点放在了对纵欲乱性行为的警告之上。作者将愚汉(贾瑞)设置为登场人物,更在书中不惜笔墨地渲染他的痴愚。因评者脂砚斋不满如实描写秦可卿一节,致使作者只得重新独自开篇,另起一节。作者在创作中强调了故事的虚构性,并用戏虐的口吻对贾瑞一连的愚行恶状进行了讽刺性描写,造成了这段故事似乎漂浮游离于《红楼梦》整体结构之外的结果。

5. 笔者之见

通过以上梳理,笔者做出了以下推断。

(I) 历史上原本有与《红楼梦》完全不同的另一部小说《风月宝鉴》。小说以秦可卿为原型，是为表达对她的哀悼之意而写就的写实小说，因此书中不可能出现宝镜“风月宝鉴”。

(II) 后来，小说《风月宝鉴》中的一些情节场面被嵌入到了《红楼梦》里。

(III) 但“秦可卿之死”被嵌入《红楼梦》时，“脂砚斋评”评者授意作者大幅删改其内容，致使“戒淫”主题消失。

(IV) 为了增加“戒淫”部分的分量，作者在秦可卿临死之际，强行插入了“贾瑞一节”，其“戒淫”寓意，可谓是小说《风月宝鉴》主题的翻版，因此在一节中出现了宝镜“风月宝鉴”。

笔者推断，这就是藤村所译一节诞生的原因。

6. 五个书名和复数主题

6-1. 五个书名

现行版《红楼梦》第一回文本中记录了除《风月宝鉴》之外的一些其他书名。话虽然有些跑题，但仍想借此机会一抒己见。

空空道人，……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鲁东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甲戌本”第1回）

说来有些琐碎，现行版《红楼梦》古抄本都是以《石头记》为题，《红楼梦》的现称是后来才流行起来的。题为《石头记》的小说，还曾被冠以《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四个不同的书名。

6-2.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

如果说《风月宝鉴》为独立的另一部小说的话，以上列举的书名，即《情僧录》、《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等就也可能本是不同的小说。《石头记》因石的因缘而得名，这一结论已成最终定说。所以《红楼梦》内复数主题并存的情况并非难以理解之事。应是各部书名分别对应着各自的主题，如《情僧录》（情僧的记录→为爱出家僧人的记录）以恋爱为主线，《红楼梦》则讲述了贵族生活的奢华及其没落的无常（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原本存在的微小说未见于现行版中）。《金陵十二钗》描写了十二个才貌兼备的年轻女性。前述《风月宝鉴》（情色之镜）的主题为“戒淫”。以上四个主题在现行版《红楼梦》中并列共存。那些独立成书的微小说仅限亲友圈内传阅，致今不存。之后为了流出圈外，有人将其统合为一。现行版《红楼梦》中能将数条错综复杂的主线理清成书，绝非易事。如此考量，可解疑惑。与其说《红楼梦》出自曹雪芹一人之手，不如说《红楼梦》在其成书过程中，不经意地因袭了流传已久的《水浒传》等章回小说的创作传统——集不同话本之大成而已。

7. 结语

明治的文豪泉镜花说过“《红楼

梦》等借描写美好事物为名，其实际内容皆为淫猥……”（佐藤春夫《镜花先生追慕片片》（参照《图书》1940年3月号））。笔者推断这段言论也有可能是受到了藤村译文的影响。从整体来看《红楼梦》，“贾瑞一节”读后会令人感到不快。总之，“贾瑞一节”在明治文人之间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是日本《红楼梦》容纳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

《红楼梦》与其他白话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在日本不甚流行。原因之一是此书晦涩难懂，不通读难以理解其妙处

所在。反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诸书，仅读其中某个情节片段，即可发现很多有趣之处。而藤村译出的“贾瑞一节”，短且独立成章，首尾相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节内容通俗易懂。在无全译本的明治时代，是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接纳的一节。本稿是对“贾瑞一节”简短且能独立成章的理由，以及其理由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原因展开的分析和论述。

（作者单位：名古屋外国语大学；
译者单位：长崎县立大学）